

## 酷热难耐之际 萤火照空之时

——古诗词中的大暑

刘金祥

大暑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个节气,是一年中最盛大的一场炽热庆典。当太阳运行至黄经一百二十度时,天地间似乎被一只硕大的手控制住了火神,万物都在蒸腾的暑气中微微发颤。民谚俚语说得直白贴切:“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。”但是,如此酷热的节气,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,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目:有人以肉身直面滚沸的酷暑,极言不堪其苦;也有人在热浪滚滚中拾捡诗意,寻到满目萤光与一襟清风。

当大暑降临之际,整个世界嬗变为一座巨大熔炉,万物在古代文人笔下皆成煎熬之态。北宋诗人兼画家文同在《大热过散关因寄里中友人》一诗中,把这种煎熬写到了极致:“六月日正午,大暑若沸镬。时行古关道,十步九立脚。”他以“沸镬”二字开篇,将烈日下的关道比作一口煮沸的大锅——行人“喉鼻喘不接,齿舌津屡涸”,这已经是肉体能承受的极限了。金朝诗人赵元在题为《大暑》的诗中将天穹比作倒扣的炊具:“早云飞火燎长空,白日浑如堕甑中”——连太阳都像被扔进了蒸笼,人与天地一同忍受着蒸煮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《苦热》一诗堪称“不着一字,尽得热流”的典范,全诗层层递进地描绘了大暑的恐怖威力,特别是末句“浴罢斜阳满野红”,即便沐浴也不能带来丝毫凉意,反而映得满天红光如余烬未熄——这才是最绝望的暑热。

但是,大暑的暴烈与酷热,在另外一些诗人的笔下,却闪烁着奇异的诗意光芒。唐代诗人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·大暑六月中》中写道:“大暑三秋近,林钟九夏移。桂轮开子夜,萤火照空时。瓜果邀儒客,菰蒲长墨池。绛纱浑卷上,经史待风吹。”这首诗没有抱怨酷暑,而是在深夜的庭院里仰头望月,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凭空翻飞,照

亮了寂静的夜空。诗人准备菰米邀请文人雅客,看菰蒲在墨池边铺满碧绿,自己则将红色的纱帐卷起,任由清风来翻阅经史典籍。该诗没有一丝焦灼,只有静谧与温存。南宋文学家郑刚中在《大暑竹下独酌》一诗中,也将视线投向了竹林深处的幽静与清凉,诗人说房屋外面“势欲焚山樊”,但自己安然端坐竹下,毫不在意室外的炎热环境。诗人举起酒榼,欲邀风月共饮——虽清风不留,月亦无言,他径自醉去,却在梦中收获了天宽地阔的清凉。

大暑固然酷热难耐,但毕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,大暑过后凉爽的秋天即将来临。北宋司马光的《六月十八日夜大暑》,在上述两种书写间给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过渡:“老柳螭螭噪,荒庭熠燿流。人情正苦暑,物怎已惊秋。月下濯寒水,风前梳白头。如何夜半客,束带谒公侯。”垂老柳树上蝉声聒噪,荒芜庭院里萤火飞舞,这首诗展现了大暑的典型意象,但该诗真正特别的,是颈联那令人心酸的一笔:“月下濯寒水”写的是暑热中的消暑,“风前梳白头”写的却是消暑者的苍老。诗人似乎从大暑中猛然醒悟:当人们还在苦熬暑热的时候,物候已经悄然感应到秋天的脚步。最意味深长的是尾联——“如何夜半客,束带谒公侯”,一位在大暑时节夜半时分还得穿戴整齐去拜谒公侯的诗人,也许比一介农夫更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夏夜。有没有一种消解大暑的方法,既不依赖外界风物,也不借助客居深山,而仅仅凭借内心的力量?唐代白居易在《销暑》中给出了答案:“何以销烦暑,端居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热散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得,难更与人同。”这首诗将大暑的消暑方式从外部资源转向了内部修为。“热散由心静”简简单单五个字,却包含了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清凉哲

学,即外在的消暑只是一时,唯有内心的澄澈方能消解一年又一年的暑气。

无论是文同笔下“沸镬”般的大散关,还是元稹诗中“萤火照空”的浪漫夏夜,无论是司马光暑苦中猛然惊秋感悟慨叹,还是白居易“心静自然凉”的人生智慧——大暑在中国古诗词中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标签。正如笔者曾在《大暑,诗词里的清凉哲学》一文中所言,“大暑诗词既是对自然现象的客观摹写,也是对人文情感的艺术表达,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‘消暑美学’。”大暑是天地间最炽烈的时刻,也是人心最应寻得清凉的时刻。千年的萤火还在今夜的空中飞舞,愿人们在每一个大暑时节,都能像郑刚中那样举杯独酌,于梦凉中感受天地的宽广。



## ●老树画画

## 闲坐

老树

终于挨到周末,池塘一边闲坐。  
最近有点瞎忙,当须闭门思过。

吃完热锅子后,多数乡人不会立即将嘴边的红油揩去。走在集市中间,看见一位嘴角沾着红油的人昂首挺胸地走过去,便知道这人是刚吃过了热锅子。在乡人眼里,肯坐下来慢慢地吃一碗热锅子的人,那一定是殷实富足的人家了。曾几何时,连嘴角的那点红油,也是一种炫耀的资本。

我外祖母在世时常常说起,当年她怀孩子“害病”(妊娠反应),很想坐在集市地摊上美美地吃上一回热锅子。可到了集市上,又舍不得花那两毛钱。穿梭在集市中,全身心都被那诱人的香味所牵引,便在热锅子摊前来回徘徊,来来回回多闻几遍热锅子那勾人的香味,就算是解了积攒多日的嘴馋。

每回想起这事,总让人鼻酸眼热。如今,在临县通化镇的老街上,仍然可以寻见当街经营的热锅子,可当年徘徊摊前、闻香解馋的身影,却再也寻不见了。

## 星期文库

北宋诗词故事之四

## 只今唯有贺方回

晏建怀

南宋周紫芝《竹坡诗话》载:“贺方回尝作《青玉案》词,有‘梅子黄时雨’之句,人皆服其工,士大夫谓之贺梅子。”贺铸因《青玉案》词中“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”一句极妙,士大夫亲切地称他为“贺梅子”。

贺铸,字方回,号庆湖遗老,卫州(今河南卫辉市)人。贺铸最初以诗知名于时,宋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·前集》卷三十七引《王直方诗话》记载,贺铸年轻时曾作七绝《重游钟山定林寺》题于定林寺,诗云:“破冰泉脉漱篱根,坏衲遥疑挂树猿。蜡屐旧痕寻不见,东风先为我开门。”王安石游览定林寺,读罢此诗“大相称赏”,贺铸从此诗名满天下。

贺铸好诗,好文,也好词,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说:“诗文皆高,不独长短句也。”贺铸是个“化用高手”,善于融化前人的句子、意象或意境入词,《宋史·贺铸传》说他:“掇拾人所弃遗,少加隐括,皆为新奇。”他自己也夸口说:“吾笔端驱使李商隐、温庭筠常奔命不暇。”如他的名作《青玉案·凌波不过横塘路》正是“驱使李商隐、温庭筠常奔命不暇”的典范,词曰:“凌波不过横塘路,但目送、芳尘去。锦瑟华年谁与度?月桥花院,琐窗朱户,只有春知处。飞云冉冉蘅皋暮,彩笔新题断肠句。试问闲愁都几许?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。”其中,“凌波”借用了曹植《洛神赋》“凌波微步”的佳人意象,“锦瑟华年”将李商隐《锦瑟》“锦瑟无端五十弦,一弦一柱思华年”句拦腰斩断而用,而“月桥花院,琐窗朱户”又让人想起温庭筠《菩萨蛮》中对女性精致生活的描摹。

贺铸侠义而豪爽,这种性格的人,顺风顺水他就是李白,穷困潦倒他就是陶渊明,但他既没顺风到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的程度,又未穷困到“饥来驱我去,不知竟何之”的境地,更没有李白的狂放、陶渊明的决绝,于是他就成了在豪爽与怨愁中左支右绌的贺梅子。《宋史·贺铸传》说他:“喜谈当世事,可否不少假借,虽贵要权倾一时,小不中意,极口诋之无遗辞。”可见他苛刻、严厉而不宽容,当得罪不少权贵。加上“尚气使酒,不得美官,怏怏不得志”,于是“食官祠禄,退居吴下”。因他不会团结同僚、巴结上司,仕途很不顺利,中年即被解除现职,转任祠禄官,投闲置散“退居吴下”了。从此,隐居苏州,守着他那万余卷藏书,手自校勘,以此终老。

## 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  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## 热锅子

周友斌

热锅子是晋南的一种传统小吃,一般多在乡间的集市上有卖,供来往赶集的路人享用。摊位很简单:当街盘起一座简易炉灶,支上一口大锅。滚得乳白的骨头汤里,一副羊骨架随着锅中央咕嘟咕嘟的水花,上下翻滚着。炉灶前排一张长条桌子,再配上两条长凳,就可以张罗着卖热锅子了。

热锅子的做法并不复杂。等骨头汤滚得差不多了,然后下入羊血丁、豆腐块和各种调味料,最要紧的是要多多放上羊油烧的油辣子,红红的油辣子浮在汤面,看起来非常抢眼。这当然还只是热锅子的“锅底”,在一边的熟案上,早切好了羊杂碎、葱丝和香菜之类的备料。有人来吃时,才取一根麻花,往一边备好的凉水里一蘸(容易煮得软),放进热锅里煮。然后在大钵碗里盛上备好的羊杂配料,等麻花煮得酥软,捞在碗中,再浇上锅里滚滚的锅底汤料,一碗水雾蒸腾的热锅子就算做好了。

吃客们常常不选煮麻花,这样更省钱,他们大多会要一块烧饼,或是直接拿出自己来时带的馍馍。冰凉的馍馍泡进滚热的汤里,一凉一烫,正好相抵,可以现吃。冬天里,热汤凉得快,客人们吃过一会之后,会要求加热汤,反复几次地加,卖家也绝不会另行加费。